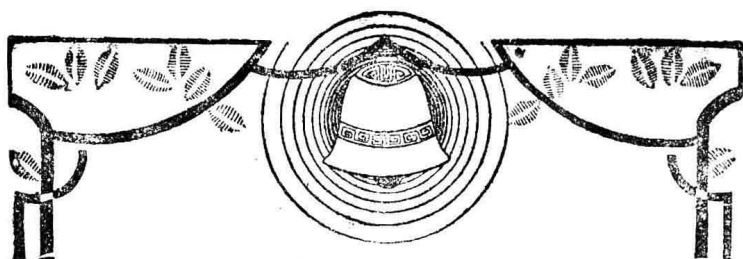


青年基本知識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

周輔成編著

哲學大綱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渝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滬七版

哲學大綱

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青年基本知識叢書	編著者	周輔成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	----------	-----	-----	-----	-----	-----	------	-----	------

(1422)

編輯大意

(一)本書名爲「哲學大綱」。哲學一辭，本來自西洋，自有其系統，但我們不能謂中國無哲學，故本書力求加入中國哲學問題於書內，惟中西哲學問題差異甚大，有時相互對比，均感困難，不得已仍祇有以西洋哲學問題爲主，取中國之可比者而比之。因「哲學大綱」重在哲學常識之介紹，我們如顧及中國哲學系統，則又不免使西洋哲學系統破壞，誠大有「二者不可得兼」之概。

(二)「哲學大綱」乃以問題爲經，學派爲緯；「哲學史」乃以年代爲經，學派爲緯；二書各有範圍，故所有關於歷史的敘述，本書均留給哲學史，因作者希望讀者能將「哲學大綱」與「哲學史」同讀也。

(三)本書限於字數，故若干重要問題均未能盡量發揮，現代若干重要學派，亦未詳述。而最重要之第四章價值論，本書內所占篇幅，較其他各章反少。所以如此者，乃因各種理想價值之專論，另有獨立研究之專書。至於本書之所以獨對知識論敘述較詳，亦因現代西洋出版之哲學書，大

多係關於此方面者。我們中國哲學又自來少在這一方面發揮，故不厭多給讀者以此方面之知識也。

(四)本書係爲一般讀者而作，非專作學校教科書用，故所列參考書亦附於全書之末，而未附於每一章之末。

思想，不僅對最高尙之事物加以
思索而已，惟最善之思想，乃爲
思想。

——引自亞里斯多德著形上學第十二章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哲學是甚麼

每門學問之開始，離不了有一個定義。但哲學則沒有如此容易。我們初學的人，大致聽說過「哲學」一辭了，比如「商人有商人的哲學」，「希特勒有希特勒的哲學」，「孔子有孔子的哲學」，「王陽明有王陽明的哲學」。但哲學究竟是什麼，很難找得住它的要點。既然商人也有哲學，豈不是我們自己也有一種哲學？然則哲學莫非是一個人的處世態度麼？倘使所猜的不錯，則哲學的種類甚多，隨便就可成立哲學，似乎用不着我們大費精力去研究了。這是某一種人的意見。

還有人大致看過他人在研究哲學，或者聽說過哲學家的私生活故事，或者聽人譏諷過哲學的人，遂「人云亦云」地稱哲學為空想，為不務實際的，並以為哲學就是深奧玄妙，專作文字遊戲的一種學問。比如他是失了戀，正在悲痛之際，你忽然對他說，「苦痛也是快樂，大膽地承受了罷！」

他立刻會想着你是在用哲學思想來要他自欺，用甜言蜜語來安慰自己。在他看來，哲學家就是專愛戲弄名詞的，對實際毫無裨益。他如果在釣魚的時候，還可偶爾一聽；如果在作事與失戀之餘，他寧肯掘蚯蚓而不願弄什麼哲學了。哲學之無用，原來就如廟子內和尚之無用一樣，這又是另一種人的意見。

此外，尚有一些治中國學問的人，以為哲學乃是西洋的知識與中國毫無相通之點，也不必求其相通。好像哲學也如物理學、化學、機械工程等等科目一樣，無須他們用心。

其實，這些都是誤解。對於專治中國學問的人，我只願提醒一句，中國古來義理之學，大部分本來就是哲學。中國哲學夾雜於義理之學中，實在就是中國哲學特色的所在；也是最能逃脫空想之譏的原因。如有人謂中國義理之學是不着實際的，我們敢說他對於學問乃是一竅不通。我們祇可說很少人將中國哲學和西洋哲學接頭，決不可因為哲學一個名詞對我們似乎生疏而就認為是西洋的特產。

至於對社會上一般人的誤解，我們卻願意來多為解釋，使他們知道哲學決不如他們之所想像。因我們對哲學之所以感覺困難，主要還在尋找對象或題材並不如物理學、化學那般容易。我們

平日最關心的，是利害的計較和人事的應酬等等，很少擡起頭來想想這環繞我們的宇宙以及我們在宇宙內的地位如何，至於反省人生，那更是無暇及此了。頂多，對宇宙，當我們賞月或旅行於郊外時，論一論天空的星宿與大地山河；對人生，當清夜或失望時，稍微看看作事是否謹慎。除此而外，就什麼都不易入耳了。而且哲學家既未被列入於技術人員之林，對哲學又無一處懸掛過獎金，好像哲學的不重要又有了顯然的證據。

殊不知哲學正是要我們於人事利害之外，站在一個客觀超然的地位，來看我們人類生活於此宇宙之中作了一些什麼工作，又將可能作些什麼工作，以及我們該對宇宙人生取一種如何完善的態度。人們如永遠不能持此態度，則永遠不能找得哲學題材，也將永遠不能接近哲學。人或許有些天文、地理的知識，但不是哲學上的宇宙觀；人或許有些生物學、生理學的知識，但不是哲學上的人生觀。因這些都祇是宇宙人生的一部分，不能視為哲學。哲學是在我們已有了這些知識或能留心這些知識之後，而又反身自察此類知識對吾人的意義何在。我們普通人既然無心反省已得的宇宙知識，更無心反省自己生命的意義，當然不免與哲學絕緣了。不過，一當有人指示了反省之道，知道如何去靜觀全宇宙，默省人生，則恐又會興起無限的趣味。因為我們生活在世，總不免有意

地或無意地對人生對宇宙都有些意見；憑這些意見，纔能決定我們的努力方向。若有機會能將這些基本意見整理成功一貫的系統，則其樂趣又當如何！這是哲學對個人的意義，也是當今學哲學的人們何以每被人譏諷而居然視若無視的理由。所以我敢對現在初學哲學的人說，哲學對於我們實在是最切身的學問。哲學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出我們人類本來的樣子。儘管哲學上派別甚多，但哲學是從人性出發，人性有共通點，故各派哲學也必有共通點。人性對哲學要求的強弱不等，正如音樂上的音調配合各異，而有不同的曲子，但曲譜本身總還可以指出一些基本原則來，以供初學者入門之用。我們也據此敢請先陳述哲學的意義，使初入門的讀者不爲社會上流行的「哲學」的意義所欺。

第一、我們即應知道西洋通常流行的所謂「哲學」(Philosophy)有兩種意義，不可不辨。比如我們說「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哲學家康德的哲學」，「哲學家懷特海的哲學」，這「哲學」一辭是一種意義；我們說「希特勒有他自己的哲學」，「鄉間的農人有他自己的哲學」，「城市商人也有他自己的哲學」，這「哲學」一辭又另是一種意義。前者乃指成立一種知識，經過自覺地用理論方法努力研究而得的結果；後者則係一種個人的態度，不一定有意地構成，大抵是無

意識地存在着，還須經過學哲學的人代爲解釋，乃能顯明。後者萬不可視爲等於前者，因爲態度決不能成爲知識。不過哲學上的知識，卻基於此根本態度而發展的，離去了人類一般的根本態度，哲學也就沒有生根之處。所以，自來哲學家所成立的哲學，決不是僅將自己的態度用理智方法說出，即算完事；自古以來的哲學家，大部分均是力求避去採用自己的態度爲基點，而以人類全體或民族全體的共通態度爲出發點，努力爲人類或民族的思想謀出路，使我們每一注意哲學的人，都能由此得到一面指導吾人根本思想和態度的鏡子以爲借鑑。換言之，哲學家的哲學，乃係客觀的；他是將全人類或整個民族的态度，取其共通點，而以論理方法闡明其底蘊，並據此以代人類或民族解決一切玄妙不易解決的問題。不幸而其哲學中過重地滲入了作者自己主觀的態度，這也是因爲組成人類共通態度的分子本身也是其一之故。因爲世界任何科學，都還未能做到像氣象臺上測量器那般記錄氣象的客觀；固不僅最易滲入主觀態度的哲學爲然，而且進一步說，我們還可見這是不得不然的，毋庸我們擔憂。每一種學問，都允許個人態度有滲入的機會，而後人類或民族文化化的推展，可以由在個人身上的反映而直接表現於每一門學問之上。所以我們可見歷史上自始即無一致的哲學，只有各派的哲學。而各派哲學，均羣集於文化之旁，思對文化有以助長之。因此，有

人說哲學是空虛的，或不着實際的，這完全是一句欺人的話。我敢寫張保票，說哲學比任何其他科學更着實際。只因爲太着實際了，關心我們太切了，處處從大處着眼，精微處入手，甚至關心到我們最根本的態度，所以反被人認爲空虛或不着實際。其實，這全是誤會。這是說哲學對吾人的意義。

第二、從歷史上來觀察，哲學本身的意義更可明瞭。一般人都知道西洋哲學的開山祖是泰萊士（Thales，640—548 B.C.）。他說：「萬物之來源是水」。這一句話，在現代的人看來，或許不免認爲近於荒謬，但是哲學的發生卻是從這裏發芽，而後愈進步，枝葉愈繁茂，以至於開花結實。他這種看法，實包含了幾種意義：（一）無窮變化的宇宙現象，必有根源；萬象之後，必有一物爲其究竟或真相，或本體，或實在；（二）人有力量可以窺現象後的真相或本體；（三）我們在宇宙內活着，必要知道了真相或本體的所在，而後不爲幻象所騙；（四）宗教上的迷信，不能解答宇宙真理的問題。泰萊士之後，哲學愈進步，他這幾種意義愈更開展。中間雖經過智者派（Sophist）的運動，擴大人類認識真理的力量，於是主張「一切真理，均依人爲標準」。很多人都依據以自誇爲智者，使整個社會到處充滿偏見，是非標準乃漫無一定。但人類究竟受不了此種騷動，因此激起了一個人，使之不能不砥柱中流，爲人類的最高價值爭其永久和公認的地位，縱使刀槍架於頭上，亦絕不終止其奔

走呼號。這個人的名字，就叫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他是西洋正統派哲學的柱石；與智者派奮鬥，雖然犧牲其身體服毒以終，但遺留於世間的理論，那種護道的精神，卻永久不滅。西洋哲學，至此纔算根基穩固，概念分明。他認定智者派自稱為智者，實乃愚而自用，破壞真理的絕對性；以真理決定於人，無異否認真理有普遍性。因此於竊笑之餘，自願於「智」（Sophie）之前加一「愛」（Philos）字而成為愛智者（Philosophie）（今人因之，但譯為哲學者）以示謙遜。此即無異告訴人說：「小子何敢自詡為智者？知即是真理，我們人的力量甚微，無權自認為即是真理的化身，祇可稱為一個愛智者，其願足矣。」所以他叫人第一要「知汝自身」（Know yourself）。他這樣把前人已用過的普通用字，賦以特別意義，於是後來承繼他的學問的人，多願取此字以示其學風。我們今日沿用的「哲學」一辭，原是如此一脈傳下來的。雖然後來意義不能無變，但基本點仍在乎此。因此，蘇格拉底對此字的採用，有幾個要點，我們不可不知：（一）我們人類最可貴的知識，是真的知識，也就是最根本的知識，我們必須努力奔赴以求之；雖終未必可得，但第一條件則要愛之，愛即是求。因此，（二）真理是客觀的。由於我們所見所聞而來的知識，不外是現象上的；既是現象，因人們在不同時間空間，所聞所見必不一致，而真理必為相對的。真理既是相對，則我們人生的

所憑藉即不免動搖了。因此，我們相信於現象之外，另有一獨立的合理世界，這纔是智慧之源。雖了它，世界決無絕對而又普遍的真理，祇有人爲的真理，如智者派的所見。但這智慧之源的合理世界，又是必有的；不然，不僅真理無法獲得，連道德和美都會失其客觀獨立的性質了。（他的學生柏拉圖（Plato, 429—347 B.C.）最能發揮此點。）（11）我們對真理，只有慢慢接近，雖然相隔或許甚遠，但努力追求，總或可希望見到。（四）人的力量有限，我們必得自知，乃可明白自己手中所執的刀能砍何種樹木；如果真理是一根百年大樹，我們手中只有一柄小小的削筆刀，如此我們千萬休想一刀就將樹子砍倒。這意思即是說：我們要明白真理固重要，但須明白自身的力量尤爲重要。因爲我們有若干力量，纔可希望得若干真的知識，否則就會流於「不自量」，不自量即是愚而自用。所以知道「所不會知道的」，比較知道已知道的還更重要。由不知之點以窺已知之點，人類的知識是何等可憐！我們還可自誇嗎？因此蘇格拉底祇自願承認是一個愛智者，他的終生之願，即此可以表達無遺。

這是蘇格拉底給與哲學的意義，也是他對哲學的貢獻。他爲西洋知識找到或力爭其所力求的客觀合理世界，此世界可以令吾人向之追求，雖粉身碎骨，亦所不惜。他使我們相信真、善、美都是

客觀的，我們必須追求乃可獲得；近代西洋發展了自然科學，相信道德和藝術有客觀的標準，價值可以堆集，都是這一貫的精神。他的哲學見解是西洋哲學的起點，也是我們研究哲學的起點。我們研究哲學，如果沒有他所謂的自知之明，恐怕對西洋哲學也永難得窺其堂奧。他認定客觀的合理世界，就是肯定了本體或實在（Substance or Reality）的存在為無疑。他認為一般知識非真的知識，並不可靠，這就是肯定現象（Appearance）乃屬虛幻或相對的。這些問題，即是西洋哲學至今還在爭論的問題。尤其是他要為真、善、美尋求絕對標準，這一目標至今未變。

可是，西洋哲學一貫的大題目雖如此，沒有什麼大變化，但吾人對西洋哲學，不能謂其毫無進步。西洋人為了本體、人力、現象三者間的深奧的研究，有似中國的天人物問題，不知絞盡了若干的腦汁，纔有今日一套引人人勝的哲學！我們常在擔心是否西洋人可以在哲學上另外呈現出一嶄新的花樣來。其實，西洋哲學的意義，已經逐時在變換，問題雖然差不多仍是那一些，但解答的方法，現代已經比古昔精進豐富得多了。在蘇格拉底以前，宇宙論與人生論，未必有何必然的關聯，但自蘇氏以後，哲學差不多不能將這兩個問題分散獨立而論了。有人將宇宙論附於人生論，也有人將人生論附於宇宙論。總之，哲學幾乎成了為了解人生而去了解宇宙，或為探究宇宙而去追究人生。

的學問。雖然也偶有反動時期，有根本不提人生的哲學系統，但這決非西洋正統哲學，西洋哲學史，幾從未讓這種哲學出過頭。

第三、宇宙與人生爲何關係？至於如此密切呢？這也是我們初學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原來宇宙人生之能如此關聯，乃依於我們在事實上，人生觀的決定，不能不憑藉一種宇宙觀。我們的人生，不是盲目的人生，既然生活着，必須尋求其「意義」。——何謂意義？就是我們這小我的存在，必求與大我的宇宙有關聯。在論理上，我們不是先有一種對人生的看法，然後有一種對宇宙的看法；我們往往是先將宇宙看成如何樣子，我們纔覺這人生應該如何做去。一個人如發見了宇宙是有無窮意義可尋，則此人決不會爲悲觀思想所沉沒的。反之，一個人見不出宇宙與自己有關聯，只覺自身是僅能浮生數十載，轉眼即入死亡，則此人必不免走入浪漫或悲觀一途。這是對有思想的人說的。至於一般人，當然也有先具悲觀思想，然後去發見宇宙也是有限的，缺陷的。但不管怎樣，宇宙人生二問題，總是接連在一起。我們見出人生是如何，必推及宇宙是如何；反之，我們見及宇宙是如何，必使人生也是如此。這是我們人類爲生活找求合理基礎的唯一辦法。我們往往見有很多的哲學家，努力在追求宇宙的究竟，這熱誠，一方面自然爲求真之心所迫，但一部分實也是爲人生找求不

拔的基礎，使人生更增自信。西洋第一個不重宇宙論，專究認識能力（即知識論）的哲學家康德（I. Kant, 1724—1804），他不但不棄論人生，反是具有較他人更大的熱誠而求出人生理想的標準不在知識的範圍內。可惜後來有一部分粗心的哲學家，纔專去論知識，拋棄人生論於哲學之外。除康德外，其他的正統派哲學無一不將宇宙人生併在一起而論。可見西洋哲學範圍雖大，但仍有一線索，可供我們了解。好像音樂曲子的在五條墨線上轉變一樣。

至於中國呢？中國哲學雖然與西洋哲學的發展有異，問題不同，但出發點或最根本的意義，仍然是相同的。有人認為中國哲學頗富於神祕意義，但說出「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自己著書成立學說，仍不能不用論理的方法。所以，謂中國人之對宇宙人生的態度有神祕色彩固可以。若謂中國哲學本身亦係神祕的，此則大大不可。而且，中國除道家思想或可找出一點神祕色彩外，中國人大體都是注重身體力行，注重自然的說及人生，總仍必歸到宇宙。這樣人與宇宙的關係，是可以用道理說出來的，不過中國人言宇宙時乃用「天」字代替而已。中庸上「天命之謂性」以下一長段，本都是說明人與天的關係，也是中國哲學的出發點。這何曾有甚麼神祕色彩？

我們從這樣看來，可見哲學不論中西，仍有其相同點可以抽出，這些相同的要點是：